

# 中外論壇

SINO-FOREIGN FORUM

2021 年第 1 期

( 季 刊 )

道教文本專號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外論壇. 2021年. 第1期 / 劉中興主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3

ISBN 978-7-5325-9882-3

I. ①中… II. ①劉… III. ①中國歷史—古代史—文集  
IV. ①K220.7-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21)第 040847 號

中外論壇·2021年第1期

劉中興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http://www.ewen.co)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18 插頁 2 字數 267,000

2021年3月第1版 2021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5-9882-3

K·2961 定價: 5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主辦單位：華中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公共郵箱：sinoforeignforum@sina.com

主 編：劉中興

副 主 編：張達志 林 巖

編 委：阿部幸信 陳金華 甘懷真 雷 聞

李貞慧 林 巖 劉 寧 劉中興

內山精也 淺見洋二 Roel Sterckx (胡司德)

葉 煒 張達志 張 劍 張學鋒

朱 剛 佐川英治



# 中外論壇

2021 年第 1 期(季刊)·道教文本專號

## ✧ 專 論

- 古靈寶“未出經”研究 ..... 孫 齊 3  
禁山救虎：已佚早期道教禁咒《西嶽公禁山文》小識 ..... 白照傑 39

## ✧ 譯 文

- 中古道教中作為聖物的文字 ..... [美] 柏夷(荀朋星、孫齊譯) 67  
上清真人的詩歌辯論 ..... [美] 柯睿(白照傑譯) 83  
“步虛詞”考 ..... [日] 深澤一幸(吳雨桐譯) 97  
唐宋時期中國的城隍信仰 ..... [美] 姜士彬(羅宇晴譯) 137

## ✧ 書 評

- 融合文學和宗教學研究的嘗試  
——讀柯睿教授《李白與中古宗教文學研究》 ..... 蔣金坤 213  
文本細讀下的唐詩與佛道關係探尋  
——深澤一幸《詩海撈月：唐代宗教文學論集》讀後 ..... 羅爭鳴 221  
Edward L. Davis, *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Song China* 評介  
..... 王 瑜 235

## ✧ 動 態

- 溝通內外：道教藝術史及其相關研究的反思與前景  
——從黃士珊《圖畫真形：傳統中國的道教視覺文化》一書談起  
..... 謝一峰 253

## ✧ 附 錄

- 《中外論壇》2019—2020 年總目錄 ..... 279

## 古靈寶“未出經”研究

孫 齊

**提 要：**關於敦煌本“靈寶經目”(P. 2861 + 2256)所載“元始舊經”與“仙公新經”成書先後的問題，是近年來中古道教史研究中熱烈討論的課題。不過，在以往的研究中，學界關注的主要是該經目著錄全部 47 卷古靈寶經中標有“已出”的 32 卷。而對於其中標有“未出”的 15 卷 12 種古靈寶經，討論則略無涉及。在通常的理解中，“已出”靈寶經是指在陸修靜撰作經目時，已經作成並在世間流傳的經典；而“未出經”則是陸修靜時尚未作成，而在北周《無上秘要》成書之前陸續問世的晚出靈寶經。這一基本預設並非定論。通過對陸修靜編目原理以及對這批“未出經”的內容分析，我們認為“未出經”並非在陸修靜的時代尚未作成，而極有可能是當時已經流傳於世，只是被陸氏主觀判斷為“偽經”的一批早期靈寶經。將“未出經”納入早期靈寶經的範疇中，或能幫助我們重新反思關於靈寶經成書先後的討論。

**關鍵詞：**古靈寶經；元始舊經；仙公新經；未出經；道教目錄學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日本學者大淵忍爾對敦煌寫本 P. 2861 + 2256 所載陸修靜《靈寶經目》的揭示，開啓了早期道教史研究的新篇章。<sup>①</sup> 這部目錄展示了作為後世《道藏》根基的靈寶經藏在五世紀初的架構與體系，並列舉出 30 多種靈寶經的經名，使我們可以在雜亂無章的明修《道藏》和敦煌遺書中識別出這一批最古的靈寶經。敦煌本《靈寶經目》催生了大量的專題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學術影響，成為近數十年來國際道教學界最核心的議題之一。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學界關於敦煌本《靈寶經目》的研究逐漸集中於其中所著錄的“舊經”和“新經”兩組經典成書的時間先後問題。在此之前，學界的看法大體一致，即 21 卷已出“舊經”的成書，要早於 11 卷“新經”。2008 年開始，劉屹在小林正美等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全新的顛覆性見解，即“新經”的成書在整體上要早於“舊經”，由此引發了學界的熱烈討論。雖然在很多問題上尚難取得共識，但這些討論極大地深化了我們對於古靈寶經的認知。<sup>②</sup>

不過在關於敦煌本《靈寶經目》的諸多研究中，學者所關注的主要是敦煌本《靈寶經目》著錄全部 47 卷古靈寶經中標有“已出”的 32 卷。而對於其中標有

- 
- ① Ofuchi Ninji, “On Ku Ling-pao-ching”, *Acta Asiatica*, no. 27, 1974, pp. 33-56. 中譯文見大淵忍爾著，劉波譯，王承文校：《論古靈寶經》，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 13 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年，第 485—506 頁。
- ② 相關的學術史梳理，請參劉屹：《六朝道教古靈寶經的歷史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 11—164 頁。所述研究成果截止到 2016 年。此後公開發表的相關論文，至少還有王皓月：《東晉、南朝時期道經的出世及相關問題》，《中國本土宗教研究》第 1 輯，2018 年，第 187—217 頁；王承文：《敦煌古靈寶經〈洞玄本行經〉版本結構論考》，《敦煌學輯刊》2018 年第 2 期；王承文：《漢晉道教集體性齋戒儀式和神聖空間來源論考——以古靈寶經的“說戒署職”和“齋堂”為例》，《道教學刊》2018 年第 2 輯；郜同麟：《淺談早期道經的文本層次問題——以〈太上洞玄靈寶諸天內音自然玉字〉為例》，《世界宗教文化》2019 年第 1 期；呂鵬志：《早期靈寶傳授儀——陸修靜（406—477）〈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考論》，《文史》2019 年第 2 期；王承文、張曉雷：《古靈寶經“新經”徵引“元始舊經”問題新探》，《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 40 輯，2019 年；王承文、張曉雷：《論古靈寶經的報應觀》，《敦煌學輯刊》2019 年第 3 期；王承文：《論六朝道教“葛氏道”與“元始舊經”的關係——對劉屹博士〈六朝道教古靈寶經的歷史學研究〉的商榷》，《學術研究》2019 年第 12 期；郜同麟：《〈太上洞玄靈寶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經〉考——兼論陸修靜目錄“未出一卷”和“卷目”問題》，《文獻》2020 年第 1 期；王承文：《再論“元始舊經”和“新經”出世先後問題——兼評劉屹博士〈六朝道教古靈寶經的歷史學研究〉》，《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 2 期；王承文：《論古靈寶經對佛教“劫”的觀念的吸收和改造——以〈靈寶五篇真文〉與“劫運”的關係為中心》，《宗教學研究》2020 年第 2 期。

“未出”的 15 卷 12 種古靈寶經，<sup>①</sup>以往的討論略無涉及。在通常的理解中，“已出”靈寶經是指在陸修靜撰作經目時，已經作成並在世間流傳的經典；而“未出經”則是陸修靜 471 年編纂《三洞經書目錄》時尚未作成，而在約 570 年北周《無上秘要》成書之前問世的晚出靈寶經。本文即以這批敦煌本《靈寶經目》標明“未出”的經典為研究對象。

## 一、道教虛目與“未出經”

早期道教的目錄學有它獨特的原理。尤其是在真偽觀、時代觀和著錄觀上，早期道教目錄書都與其他目錄學傳統大相徑庭。敦煌本《靈寶經目》正是早期道教目錄學的代表。

傳統目錄學的功用，重點在記錄文獻的題名、卷帙、作者、時代、存佚等信息。宗教目錄，又特別有辨別真偽的要求。如唐代智昇在《開元釋教錄序》中所說：

夫目錄之興也，蓋所以別真偽、明是非，記人代之古今，標卷部之多少。摭拾遺漏，刪夷駢贅。欲使正教綸理，金言有緒，提綱舉要，歷然可觀也。<sup>②</sup>

也正因宗教信仰帶來的強烈真偽觀念，加上複雜的翻譯和勘同問題，纔使得中國古代的佛教目錄學非常發達，而且又超乎尋常地追求精確、客觀。相較而言，道教並沒有客觀的判斷經典真偽的標準，畢竟所有道經都是“凡人”撰作的。而且為了強調它的神聖性，早期道教尤其是古靈寶經傳統，往往聲稱這些經典是永恒存在於天界中的神聖文本，並非由人類創作，只不過在某種機緣下，通過神仙降授或偶然發現，纔顯露而流傳於人間。<sup>③</sup> 因此，早期道教目錄並不重視或

① 在本文中，筆者採納了劉屹對敦煌本《靈寶經目》的復原成果。見劉屹：《六朝道教古靈寶經的歷史學研究》，第 185—201 頁。

② 智昇：《開元釋教錄》卷 1，CBETA，T55，no. 2154，p. 477，a6-9。

③ 參呂鵬志：《早期靈寶經的天書觀》，郭武主編：《道教教義與現代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571—597 頁；王承文：《“靈寶自然天文”與中古道教經教體系的構建》，潘崇賢等主編：《道教與星斗信仰》，濟南：齊魯書社，2014 年，第 46—107 頁。

者說有意模糊經典的時代、作者等基本信息，甚至會因為其中出現了凡人撰作的痕迹而將其判為“偽經”。<sup>①</sup>如法琳在《辯正論》中的諷刺：

案古及今，佛家立一切經目，具辯翻譯、帝代，并注疑偽、別部，恐惑亂黎民故也。今道家先無翻譯，仍立記目，或依傍佛經，或別頭假造，而不記年月，不詳世代，裝潢帶軸與真經一種。詐言空中自出，或道谷裏飛來，盛行於世，疑誤下愚。<sup>②</sup>

正是這種有些顛倒的真偽觀，導致道教目錄出現了“虛目”的特殊現象。“虛目”是指空立名目。正常目錄書的編撰，肯定都是先有著述，再編為目錄。而在道教中，則往往是先有目錄，再依目造經。道教編造“虛目”的歷史在魏晉時期就開始了。如葛洪《抱朴子內篇·金丹篇》提到：“《太清觀天經》有九篇，云其上三篇，不可教授；其中三篇，世無足傳，常沈之三泉之下；下三篇者，正是《丹經》上中下，凡三卷也。”<sup>③</sup>也就是說，實際上當時僅有《太清丹經》三卷，但却有說法稱此只是《太清觀天經》九篇中最下等的部分，更重要的幾篇不是“不可教授”便是藏在洞府之中。

在東晉中期興起的上清經中，“虛目”愈發普遍。這可能是因為上清經的創作者華僑、楊羲等人，主要依靠向其贊助人傳授秘傳的經典來獲得利益，因此他們往往在真人誥語或仙真“內傳”中羅列大量有目無書的經名。例如《真誥·甄命授》收錄一份稱之為“道授”的文件，托言乃仙人裴清靈所授。其中列舉有48種經書、符圖，篇名極為對稱，有7種經書之後標有“在世”字樣。<sup>④</sup>這些標為“在世”者，應當是楊羲當時實際掌握或者作出的道經，其餘未標“在世”者，應該都是有目無書。但其中有不少後來已經造了出來，並保存在道藏中。又如《紫陽真人內傳》中附有《周君所受道真書目錄》，提到道經50餘種，皆

① 廣瀨直紀：《六朝道教經典の真偽判別——陶弘景と陸修静の比較を中心》，《東方宗教》第126號，2015年，第1—22頁。

② 法琳：《辯正論》卷8，CBETA，T52，no. 2110，p. 549，a4-9。

③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卷4《金丹篇》，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76頁。

④ 陶弘景撰，趙益點校：《真誥》卷5《甄命授》，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79—81頁。

云藏在某山之中。<sup>①</sup> 更著名的是《清虛真人王君內傳》《南嶽魏夫人內傳》都提到有“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玉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凡三十一卷”，到了東晉末年，王靈期即“依《王》《魏》諸傳題目，張開造制，以備其錄”。<sup>②</sup> 今道藏本《太真玉帝四級明科經》和《洞真上清神州七轉七變舞天經》所列“三十一卷獨立寶經”，據學者研究，即是王靈期依據“三十一卷”的說法造出的上清經。<sup>③</sup>

很可能是在上清經的啓發之下，古靈寶經也存在虛目性。陸修靜屢次提到“舊目”的概念。如元嘉十四年(437)《靈寶經目序》稱：“上皇元年，元始下教。大法流行，衆聖演暢，修集雜要，以備十部三十六帙，引導後學，救度天人。”<sup>④</sup>《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表》稱：“伏尋靈寶大法，下世度人，玄科舊目，三十六卷。”<sup>⑤</sup>這裏所謂的“玄科舊目”，也就是敦煌本《靈寶經目》中的“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後者稱：

《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十部妙經，三十六帛，皆克金爲字，書於玉簡之上，題其篇目於紫微宮南軒，太玄都玉京山亦具記其文。諸天大聖衆，依格齋月日，上詣玉京，燒香旋行，誦經禮天文也。

由此可知，陸修靜編撰靈寶經目，依據的就是載有十部三十六卷元始舊經的“舊目”。那麼，陸修靜見到的“舊目”來自哪裏？學者已指出，在《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太上洞玄靈寶諸天靈書度命妙經》《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洞玄靈寶長夜之府九幽玉匱明真科》等“已出”元始舊經中都有“十部妙經”或“十部妙經三十六卷”的說法。<sup>⑥</sup> 其中敦煌本《靈寶經目》依據的很可能是《太

① 《紫陽真人內傳》，《道藏》第5冊，北京、上海、天津：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46—547頁。

② 《真誥》卷19《翼真檢》，第341頁。

③ 參張超然：《系譜、教法及其整合：東晉南朝道教上清經派的基礎研究》，政治大學2008年博士學位論文；李靜：《古上清經史若干問題的考辨》，復旦大學2009年博士學位論文。

④ 張君房編，李永晟點校：《雲笈七籤》卷4《道教經法傳授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51頁。

⑤ 《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道藏》第9冊，第839頁。

⑥ 參小林正美著，李慶譯：《六朝道教史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3—145頁；王承文：《漢晉道教儀式與古靈寶經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602—608頁。

上洞玄靈寶諸天靈書度命妙經》的如下佚文：

元始以龍漢之年撰十部經，告西母曰：《太上紫微宮中金格玉書靈寶真文篇目》有妙經，其篇目今以相示，皆刻金爲字，書於玉簡，題其篇目於紫微宮南軒，太玄都玉京山亦具記其文。

十部妙經金字玉簡，諸天真仙，齋戒月日，上詣玉京誦其文。<sup>①</sup>

由此可知，“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實即“太上紫微宮中金格玉書靈寶真文篇目”，爲元始所撰，並以“篇目”示於“西母”，藏於紫微宮。

學界通常認爲，敦煌本《靈寶經目錄》中元始舊經的目錄，即是這部“舊目”，其中載有 25 種元始舊經的簡短經名，分爲十部，並各標有卷數，合計適成十部三十六卷之數。陸修靜見到了這部“舊目”，並根據他所見到的已經出世流傳的經典，在“舊目”經名之後標明“已出”“未出”。已出者另給出一種較繁的也與傳世本標題相近的經名，稱之爲“卷目”——有學者指出，“卷目”即陸修靜所見實際經卷的卷題。<sup>②</sup>

學界通常認爲，這部帶有經名的“舊目”在最早的古靈寶經作成以前就已經存在，或者是同時作成的。<sup>③</sup>此後南朝道教界再依此目錄陸續創作經典，直到三十六卷元始舊經全部問世。所以陸修靜會說：“但經始興，未盡顯行，十部舊目，出者三分。雖玄蘊未傾，然法輪已遍於八方。”“正教始興，天書寶重，大有之蘊，不盡顯行。”<sup>④</sup>唐代法琳也說到：

按玄都觀道士等所上《一切經目》云：“取宋人陸修靜所撰之者，依而寫送。”檢修靜舊《目》……洞玄經有三十六卷，其二十一卷，已行於世。其《大

① 李昉等：《太平御覽》卷 673《道部一五·仙經下》引《靈書經》，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第 3001 頁；《太平御覽》卷 667《道部九·齋戒》引《靈書經》，第 2977 頁。

② 邵同麟：《〈太上洞玄靈寶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經〉考——兼論陸修靜目錄“未出一卷”和“卷目”問題》，《文獻》2020 年第 1 期。

③ 如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第 143—145 頁。

④ 陸修靜：《靈寶經目錄》，《雲笈七籤》卷 4《道教經法傳授部》，第 52 頁；《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表》，《道藏》第 9 冊，第 839 頁。

小劫》已下有十一部，合一十五卷，猶隱天宮未出。檢今經目並注云見在。陸修靜者，宋明帝時人也，以太始七年(471)因敕上此經目。修靜注云“隱在天宮未出於世”，從此以來二百許年，不聞天人下降，又不見道士昇天，不知此經何因而來？<sup>①</sup>

法琳所謂的北周玄都觀道士所依據的“修靜舊《目》”，即陸修靜泰始七年(471)編撰的《三洞經書目錄》，而敦煌本《靈寶經目》即是其中的洞玄經部分。如此說來，敦煌本《靈寶經目》及所依據的“舊目”，正是標準的道教“虛目”。

但如果把這部“舊目”理解為創作於最早的古靈寶經成書以前或同時的“虛目”，還是有許多難通之處：

(一) 在目前所見“已出”古靈寶經中，並未出現十部妙經三十六卷的具體篇目內容。或許這部“舊目”是一部單行的目錄，或者是某種已佚靈寶經的一部分。但所有的古靈寶經中都沒有引錄或提及這部成就靈寶經體系的重要目錄，是很難理解的。

(二) 某些舊經的成書要早於“舊目”。尤其是“舊目”首經《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中說：

有十部妙經三十六卷，《玉訣》二卷，以立要用，悉封紫微上宮。衆真並以上合天慶之日，清齋持戒，上會玄都，朝禮天文，誦經行道。<sup>②</sup>

在這裏，“《玉訣》二卷”並不包含在紫微宮“十部妙經三十六卷”之內。但此處《玉訣》無疑是指《天書經》的訣文，即《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亦即“舊目”中的第二部經典。<sup>③</sup> 如果“舊目”早於《天書經》的話，是不會出現這種矛盾的。

① 法琳：《辯正論》卷8，CBETA, T52, no. 2110, p. 545, b9-20。

② 《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卷下，《道藏》第1冊，第799頁。

③ 《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卷上：“真文呪說，高上法度，舊文宛奧，不可尋詳，後來學者，難可施用。故高下注筆，以解曲滯，玉訣真要，開演古文，微辭玄妙，諸天所尊。”（《道藏》第6冊，第185頁）即說明此經是對“舊文”即《真文天書經》的注解。

(三) 按照情理來說,創作一種虛目,其虛構的經名應該有整齊劃一的風格,尤其是對這種原藏在天界的神聖“天文”而言。《真誥·甄命授》中的《道授篇》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其中的經名幾乎都呈整齊的排比之勢。反觀敦煌本《靈寶經目》中的“舊目”著錄,讓我們很難相信這是一份預先設計好的目錄。首先是其中的經名長短極為不一,簡單的只有2字(如《藥品》),長的可達18字(如《三部八景自然神真錄儀飛行三界通微內思》)。其次是每部經典甚至包括“未出經”在內都記載了卷數,而且卷數不一;十部篇目的經書數量不一,分計卷數也不同。再者,有些經名與全已出世的仙公新經中的經典相混,如前者有“《宿命因緣》一卷”“《衆聖難》三卷”,後者則有《仙公請問本行宿緣經》《仙公請問本行因緣衆聖難》。

劉屹就此提出疑問,並提出一種非常有啓發性的推測:陸修靜只是在471年時,纔根據“實際出世的經典狀況”,提出了《紫微金格目》的具體經目,在此之前只有“十部三十六卷”的籠統概念。<sup>①</sup>這一猜想有很大的合理性,能夠比較好地解釋上述疑點。只不過,劉屹主要針對其中的“已出經”(特別是某些他認為此前“未出”,後在471年標為“已出”的經典)立論,而471年敦煌本《靈寶經目》中的“未出經”是否也是根據“實際出世的經典狀況”著錄的,他的看法有些矛盾。他一方面認為471年時“‘未出’的諸經多多少少都已經有了眉目”,而陸修靜的工作是“鑒別和確認”這些“未出”經典變成“已出”;另一方面,又認為“已出”“未出”代表着“經典是否作成,並是否開始流傳於世”,“未出”變成“已出”就是“從原本沒有落實的經典,變成實際傳世的經典”,因而陸修靜之後的道士“根據這份目錄‘未出’的部分,逐一造作出那些被陸氏認為‘未出’的經典”。同時又表示“個別靈寶經典的所謂‘出’與‘未出’,的確未必與其成書與否完全吻合”。<sup>②</sup>那麼,到底敦煌本《靈寶經目》中的“未出經”在陸修靜的時代,是否已經成書?他的態度比較曖昧。

實際上,陸修靜所謂的“出世”,並不僅僅指世間流傳了該經典,而且也包括

<sup>①</sup> 劉屹:《六朝道教古靈寶經的歷史學研究》,第264—275頁。

<sup>②</sup> 劉屹:《六朝道教古靈寶經的歷史學研究》,第264—275、302—338頁。

了他對經典真偽的判斷。<sup>①</sup> 而陸修靜的真偽判斷，又是非常主觀或者說個人化的。<sup>②</sup> 我們完全可以由此推演開來，推測陸修靜其實已經見到了《靈寶經目》中著錄的所有“已出”“未出”經典，因此他才能未卜先知地知道這些參差不齊的經名及其卷數。<sup>③</sup> 只不過陸修靜根據自己的判斷，將其中一些經典視作“偽經”而注明“未出”，僅列出了這些經典簡短的經名，而沒有像其他已出經一樣指出其完整的卷題（“卷目”）。換句話說，敦煌本《靈寶經目》中的“未出經”很有可能已經存世，敦煌本《靈寶經目》不僅不是傳統上所認為的“虛目”，反而恰恰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被看作是著錄實存靈寶經的目錄。

在這一思路下，我們打算對敦煌本《靈寶經目》中著錄的 15 卷“未出經”加以討論，通過判斷其是否“內容上顯然具有南北朝後期道教經教的特點”或者說晚出的迹象，來驗證這一猜想的可能性。

## 二、《八威召龍經》中的“未出經”

在逐部分分析古靈寶“未出經”前，我們需要先單獨討論一下其中的《八威召龍經》（今《道藏》洞玄部本文類收錄《太上洞玄靈寶八威召龍妙經》二卷）。在此經中，有一份“元始演”的“《度〈大小劫〉盟文》”，其序言的部分講述了另一種靈寶經的傳授經過：

上古高上丈人、太上大道君、元靈老子、無量道尊、東府太上、南極丈人、西靈洞母、北玄真人、中宮太帝、黃老元君，同遊會淵通、宗飄、竺落諸

① 王皓月：《東晉、南朝時期道經的出世及相關問題》，《中國本土宗教研究》第 1 輯，2018 年，第 187—217 頁。

② 廣瀨直紀：《六朝道教經典の真偽判別——陶弘景と陸修靜の比較を中心》，《東方宗教》第 126 號，2015 年，第 1—22 頁；曹凌：《試論六朝道教偽經觀的形成》，方廣錫主編：《佛教文獻研究》第 2 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 97—115 頁。

③ 李靜也有類似看法，參李靜：《古上清經史若干問題的考辨》，第 99—103 頁。她的看法建立在小林正美的如下觀點的基礎之上：陸修靜 437 年《靈寶經目序》中所言陸氏當時所見“新舊五十五卷”，即是元始舊經 36 卷和仙公新經 19 卷。關於小林正美對這“五十五卷”的理解，學界有不同看法，參劉屹：《六朝道教古靈寶經的歷史學研究》，第 201—210 頁。

天。龍漢間，清虛靜默，記輪轉運度劫數。衆始遣玄和玉女、靈妃夫人各十二人，賚《太上洞玄靈寶大小劫》《天地運度》《八威策文》，以召龍王；《變化空洞》，以鍊真神；《導引》《生圖》，安鎮二十四真神。其經高妙，授與白石空洞玄度真人修學，以付高上道君，傳玉仙金母，金母傳無上李夫人，夫人傳北極老君，老君傳上景先生，先生傳太和王君。王君等學，各經數龍漢，經還洞鄉，隱不復出。學太上洞玄靈寶經者，百無一。上皇之時，高上老子演置種仙，使飛天人賚太古元始天尊三十六部妙經，封置五嶽靈山洞中。人間有至德者，自見其文也。至東晉成帝元年(326)七月十一日甲子，十方靈寶天尊衆真下降，開洞經，演法度人，乃授成帝此經。上登十絕，遺文世間，化度一切，明按祕也。成帝受《大小劫》諸經盟信法物：黃金五兩，金環一雙，五方紋繒，金龍一口，玉魚一口，碧珠二枚，博山香爐一口，地布一張，白銀十兩，上厨九人。亦七五三盟，法用此信，以[貝危]元靈老子、始皇天尊。<sup>①</sup>

其後爲弟子受《大小劫》等經的盟文。其中亦言：

伏聞元始演教《大小劫》《八威召龍》《變化空洞》《二十四真神》《導引三光》，洞玄之根，寶玉之尊，洞一之真，上真要訣，實所希聞。甲投命束首，乞巧成就，恩惟明先生垂恩授度，不敢輕露。<sup>②</sup>

這兩段材料提到了6種靈寶經，其中4種爲敦煌本《靈寶經目》著錄的“未出經”：

1. 《大小劫》=《洞玄靈寶運度大劫經》《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度小劫經》
2. 《天地運度》=《洞玄靈寶天地運度自然妙經》
3. 《變化空洞》=《洞玄靈寶變化空洞妙經》
4. 《導引三光》=《洞玄靈寶道引三光妙經》

而另外兩種則是陸修靜時代已經出世的經典：《生圖》或《二十四真神》當指《靈

① 《太上洞玄靈寶八威召龍妙經》卷上，《道藏》第6冊，第239頁。

② 《太上洞玄靈寶八威召龍妙經》卷上，《道藏》第6冊，第239頁。

寶經目》中《太上洞玄靈寶二十四生圖三部八景自然神真錄儀》，主體是可溯源於《抱朴子內篇》和元始舊經《靈寶真一五稱符上經》的體內三部八景二十四真神的符圖；《八威策文》同樣也是《抱朴子內篇》已經提到，並為古靈寶經《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等所繼承和發揮的符文。這兩種經典都成書於陸修靜以前，並被編排進其《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中。<sup>①</sup>

《八威召龍經》提及這組靈寶經，說明其成書在這些經典之後。而其中赫然有4部“未出經”。這裏存在幾種可能：其一，《八威召龍經》的作者根據陸修靜的目錄，特意將這些“未出經”纂集在一起，以補上靈寶經目的空白，實際這些經典並未出世；其二，《八威召龍經》的作者實際見到了已經成書的這幾種“未出經”，並根據某種內在的一致性將其纂集在一起。從《八威召龍經》及相關諸經的內容看，我們無法排除後一種可能。首先，《八威召龍經》對其中一些經典主旨的歸納，符合今所見傳本。如其稱“《變化空洞》，以鍊真神”，而道藏本《元始天尊說變化空洞妙經》確實聲稱“如此思神，不旬年而睹真神”。再者，《八威召龍經》與其中一些經典有相通之處。例如其中提到的在諸經傳世過程中特別重要的“白石空洞玄度真人”，亦僅於《小劫經》（道藏本《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度小劫妙經》）中見到相近的神格，作“玄度真人”“白石空洞真人”，且稱：“世經所紀三十六部妙經，白石崆峒（空洞）真人受三十六萬言，本有三十六券，號曰三十六部尊經，有三十六卷，言字無定。經卷首目，出《大洞大小劫本業妙經》。”<sup>②</sup>這裏將《大小劫經》作為“白石空洞真人”傳授三十六部尊經的第一部，與《八威召龍經》列《大小劫經》為首經，之間或有聯繫。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八威召龍經》的作者見到了已經成書的《大小劫》諸經。

那麼，《八威召龍經》是否有可能撰成於陸修靜之前？在此，我們依然以上引《八威召龍經》經文入手。在這段經文中，提出了一種特殊的靈寶經傳承脈

① 參謝世維：《經典、靈圖與授度：〈洞玄靈寶二十四生圖經〉研究》，《文與哲》第20期，2012年，第95—126頁；謝世維：《天界之文：魏晉南北朝靈寶經典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257—274頁；呂鵬志：《早期靈寶傳授儀——陸修靜（406—477）〈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考論》，《文史》2019年第2期。

② 《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度小劫妙經》，《道藏》第5冊，第859頁。

絡：《大小劫》等經典最早由“上古高上丈人”等仙真傳授給“白石空洞玄度真人”，其後經過數劫間的隱顯，直到東晉成帝咸和元年(326)時再由十方靈寶天尊降示，授予成帝《大小劫》諸經。這一敘述與常見的靈寶經降世的記載不同。後者的主流敘述，如陸修靜稱“上皇元年，元始下教，大法流行”，然後“經還大羅”，此後大禹、張天師、葛仙公等偶獲披露，直到劉宋時期“期運既至，大法方隆”，靈寶經纔開始真正流行。<sup>①</sup> 這當然是陸修靜的重新書寫，在古靈寶經尤其是“仙公新經”中，強調的是葛仙公在靈寶經傳承中的地位。學界常引述的是唐前期孟安排《道教義疏》卷2《三洞義》中引錄的《真一自然經》(即《靈寶經目》中的仙公新經《太上太極太虛上真人演太上靈寶威儀洞玄真一自然經訣上卷》)的如下內容：

又云：徐來勒等三真，以己卯年正月一日日中時，於會稽上虞山傳仙公葛玄。玄字孝先，於天台山傳鄭思遠、吳主孫權等。仙公昇天，合以所得三洞真經，一通傳弟子，一通藏名山，一通付家門子孫，與從弟少傳(傳)奚，奚子護軍悌，悌子洪。洪又於馬迹山詣思遠盟受。洪號抱朴子，以晉建元二年(344)三月三日於羅浮山付弟子海安君望世等。至從孫巢甫，以晉隆安(397—401)之末，傳道士任延慶、徐靈期之徒。相傳於世，于今不絕。<sup>②</sup>

但其實此上還引有另一條《真一自然經》佚文，很少為學者們所重視：

太極真人夏禹，通聖達真，太上命鈔出《靈寶自然[經]》，分別[有]《大小劫品經》《中(一作棲)山神祝》《八威召龍神(一作等)經》。[云小劫至時，必脫大水焉。]<sup>③</sup>

① 陸修靜：《靈寶經目序》，《雲笈七籤》卷4《道教經法傳授部》，第51—52頁。

② 《道教義樞》卷2，《道藏》第24冊，第813頁。《雲笈七籤》卷6《三洞經教部·三洞品格》所載略同，第94—95頁。其他相關材料，可參王承文：《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87—89頁。

③ 《道教義樞》卷2，《道藏》第24冊，第813頁。括號中的異文見於《雲笈七籤》卷6《三洞經教部·三洞品格》，第94頁；另又見同卷《三洞并序》(第90頁)，作：“又夏禹於陽明洞天感太上，命繡衣使者降授《靈寶五符》以理水，檄召萬神。後得道為太極紫庭真人，演出《大小劫經》《中山神咒》《八威召龍》等經，今行於世矣。”

由於《真一自然經》著錄於已出的“仙公新經”，且為陸修靜《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所引用，因此，這似說明在陸修靜之前《大小劫經》《八威召龍經》已經成書，且較《真一自然經》更早。

這裏當然還要考慮到此處亦屬“虛目”的可能，尤其是“八威召龍”和“中山神咒”本來就是《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中具有治水功能的真文符咒的名稱。因此不能排除《真一自然經》的作者只是取其名稱設立虛目。不過《大小劫經》的情況似乎不同，因為《雲笈七籤》卷6《三洞經教部》引錄有“云小劫至時，必脫大水焉”的說明，顯示出《真一自然經》的作者已經了解了《大小劫經》的內容。又其中將《大小劫經》與夏禹相聯繫，亦同道藏本《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度小劫經》所謂“一玉女持一卷《鎮炎泣川小劫玉字》，言授晨鄉天人夏禹者也”的說法。<sup>①</sup>

如果以上分析不誤，我們就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仙公新經《真一自然經》的成書晚於標為“未出經”的《大小劫經》；而《八威召龍經》的成書又晚於它所提到的《大小劫經》《天地運度經》《變化空洞經》和《導引三光經》。換句話說，與《八威召龍經》相關的這幾部“未出經”，其實在陸修靜之前就已經問世，只不過被陸修靜判斷為“偽經”，而僅將其簡要題目收入其靈寶經目錄。至於其判為偽經的原因，或許是因為其中的神仙體系、傳承脈絡等與其他的古靈寶經不甚一致，難以調和。這也提示我們反向思考：如果《八威召龍經》等是陸修靜之後的道士據其目錄補撰以便“魚目混珠”的經典，造經者為何不在這些基礎層面對“主流敘述”模仿得更像一些？

### 三、古靈寶“未出經”的分析

承上所論，至少《大小劫》《天地運度》《變化空洞》《導引三光》《八威召龍經》等5種“未出經”有可能在陸修靜之前就已問世。不過，古靈寶經在明《道藏》編成前，經過了長達千年的輾轉寫刻流傳，其中不免有有意或無意地闕佚、增刪、

<sup>①</sup> 《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度小劫妙經》，《道藏》第5冊，第856頁。

改寫、替換乃至冒名的情況。我們目前所見到的古靈寶經尤其是其中不被視為“正典”的“未出經”，未必是當初的面貌。這就需要我們對這些“未出經”作具體的分析。

### (一)《洞玄靈寶運度大劫經》

敦煌本《古靈寶經目》第二篇目著錄，與《小劫經》合稱“《大小劫》二卷”，是《八威召龍經》提及的4部“未出經”之一。南宋《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1《齋壇安鎮經目》題為《洞玄靈寶運度大劫經》，今佚。《上清道類事相》卷4及《太平御覽》卷660引《大劫經》佚文4條：

1. 北方玄錄真人，行過玄谷上宅也。
2. 魔羅大千宅，衆真三界徇。
3. 上相高皇宅，下有沐浴池也。
4. 上景真人將天下力士、元洪水母決逆萬川。

從中透露出此經亦當與洪水終末論有關。而“北方玄錄真人”神格亦見於《小劫經》(道藏本《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度小劫妙經》)，作“北方無極世界無中之無玄錄真人”。

### (二)《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度小劫經》

敦煌本《靈寶經目》第二篇目著錄，與《大劫經》合稱“《大小劫》二卷”，是《八威召龍經》提及的4部未出經之一。《齋壇安鎮經目》題《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度小劫經》，今《道藏》洞玄部本文類收錄《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度小劫妙經》一卷。<sup>①</sup>《道藏通考》定為六世紀，《中華道藏》解題定為南北朝。<sup>②</sup>《三洞珠囊》卷5、8引《小劫經》2條，皆見今本。

本經托名太上大道君、元始天尊與景光真人、玄度真人、大羅真人等談論天

<sup>①</sup> 《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度小劫妙經》，《道藏》第5冊，第854—861頁。

<sup>②</sup>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p. 248–249; 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3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年，第52頁。

地運度大小劫期，經文內容駁雜，多數是關於度過劫災的方法，包括置立靈寶齋法及建齋法服、元始天尊演太上洞章符、景光真人造種民超劫頌、高上真人羅天頌、十方真人造齋用燒香謝文、大度真人無極丈人演丹水飛訣法等。

經中關於靈寶經的來源多有涉及，其中既有接近“主流”的敘述如稱“元始天尊、高上老君，於玄都上鄉玉京少室，演出太上洞玄靈寶三十六部妙寶上經”，又有非常獨特的內容。如托太靈紫元夫人之言稱述本經淵源：

往昔上古劫運未交時，天尊太真已見，玄降其辭，演上古靈寶經部屬卷數，藏之於大洞玄鄉中。有仙骨者，見其經文。後有太極真人，未得道之時，常居世間，遊山採藥。年七歲，遊行至九十歲，不殺衆生，常修世間諸經，老君《道德》衆經爲業，通微內究。……後於武人山洞中見元君，得道之跡遺，八素交帶真文妙經，《太上洞玄靈寶小劫運數妙經》。<sup>①</sup>

按文中傳授此經的“元君”，即“太虛元君白石空洞真人”，原是人鳥山“白石公”。後文有一段專講太虛元君的本生故事，稱：

元始老君演出五千文《道德》上下中經，三洞真文、衆要妙經，教化後學。其辭曰：白石公，空姓也。於人鳥山，奉受學法四十萬言。因停此山，建齋立直，菜素中餐，悔念罪福，開度一切，求脫厄世，得見太平。朝禮諸天，拜謁十方。仰謝玄真，羅梵衆天，八種音聲，燒香然燈，誦詠旋禮十極，念法思惟，次遣浮邪，論講至妙，積學六百歲，還玄都武人山北室中。復學二百年，太歲甲午五月二十四日，靈寶應見，忽有七寶飛天人十二人，乘飛雲之輿，從九玄臺下，即號位，迎太虛元君白石空洞真人，飄然飛登，上造九霞，教化衆仙，學真仙之術法。至太皇元年九月十日，有龜山王夫人，來受《八生元錄上經》八卷。赤松子其年十月五日受《大洞寶章》三十六部妙經、《三洞真科》《道德要戒》於玄都寶城山中……<sup>②</sup>

① 《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度小劫妙經》，《道藏》第5冊，第854頁。

② 《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度小劫妙經》，《道藏》第5冊，第857頁。

後文又稱：

太虛元君於是虛皇五年七月七日……出現於人鳥山，演出《洞玄真文玉訣妙經》，分作三十六卷，威儀法式，安鎮五嶽，以察天靈。……有仙骨之類，當見其文，隱學思惟，奉行其科。世間供養別法，世經所紀三十六部妙經，白石崆峒真人受三十六萬言，本有三十六卷，號曰“三十六部尊經”，有三十六卷，言字無定。經卷首目，出《大洞大小劫本業妙經》。<sup>①</sup>

按“太虛元君白石空洞真人”的神格僅見於此，不過“太虛元君”一稱以及後文中的“紫微王夫人”“龜山王夫人”等神格，帶有明顯的上清經風格。在這裏，本經對“世經所紀三十六部妙經”緣起和內容的解釋，都是非常特異的。

此外，經文中還出現了兩份“虛目”，一者以《真誥·道授篇》的形式出現，稱爲十方真人使飛天“自授篇目”的“空洞大靈章天道真文三十六部妙經梵音目錄”（當即上文之“《大洞寶章》三十六部妙經”），列舉 12 部經名：

道有《太上清淨元洞真文玉字妙經》《太上清淨元洞玉訣》《羅梵衆音妙經》《清淨飛行九元洞妙經》《清淨飛行七生化度元洞妙經》《清淨元洞靈章上經》《清淨元洞輪轉五道真上經》《清淨元洞玄輪上經》《清淨元洞三十六壘衆音真經》《清淨元洞鳳止妙紀洞真道迹妙經》《清淨丹水飛術胡語妙經》《玉文威儀祕經》。<sup>②</sup>

其中首經《太上清淨元洞真文玉字妙經》可能正是《道藏》太玄部收錄的同名經典，其中提到三部八景符“訣出《小劫》卷中”。<sup>③</sup> 其餘經典則未見。

另一處虛目稱：

① 《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度小劫妙經》，《道藏》第 5 冊，第 859 頁。

② 《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度小劫妙經》，《道藏》第 5 冊，第 860 頁。

③ 《太上清淨元洞真文玉字妙經》，《道藏》第 19 冊，第 923—925 頁。

高上演教，衆真勸化，天靈寶玄經，至妙之祕文，度智三十二萬種民，三一蕩除，百官開度，演出真文，以化下愚。承奉禁忌，自蒙度脫，苟無其質，亦免地獄之災。道有《五千文》，至真妙經，此爲一文。《大洞三十九章》，名爲一文。《洞玄靈寶真文玉字羅天上經》，此是一文。《三皇內音》，名爲一文。《龍飛九道》，名曰得道之迹。學士熟看《五千文》、洞玄真文、《大洞》三十九章。此經從元始以來，祕之金闕，至于上元，經道欲行，掃除清濁，戒人罪福，通悟流俗，至道不遠，安在太空。

《大洞》三十九章，本三十九言，高上老君演作三十九篇，以授素黃太虛元君空洞真文(人?)，積學一千六百二十四日，衆仙歸仰，真道遂成。空洞真人瞻觀六度，復演出《大劫》一卷，教化衆仙，至經高妙，莫歸於本。《太真真科》《高上科法》《太素真科》，太虛元君空洞真祕，靈寶玉字，洞玄真文，初生《三十九章》玉字所演三十六部妙經，經文淵微，出自道言。<sup>①</sup>

此處前段列舉的經典，如《五千文》即《道德經》，《大洞》三十九章爲上清經(《大洞真經三十九章》)，《三皇內音》爲三皇經(《無上秘要》卷 25 引)，《龍飛九道》當即上清經“龍飛尺素隱訣”，應該是作者所見到的經典。次段似乎是說太虛元君根據“《大洞》三十九章”演出了至爲高妙的《大劫》一卷以及其他的一些經典，統稱爲“初生《三十九章》玉字所演三十六部妙經”。

《小劫經》的這些內容比較難以理解，但至爲明顯的是其中不僅對“三十六部妙經”這一概念有自己別成系統的解釋，甚至還提出了自己一套“篇目”。這部經書中並沒有明顯的晚出元素，且是《八威召龍經》特別致意的“首經”《大小劫》的遺存。如上節所言，陸修靜時代已經問世的仙公新經《真一自然經》已經提到了此經，因此其成書應在陸修靜之前。或許由於其中過於特別的詮釋，纔被認爲是“未出經”。

### (三)《洞玄靈寶天地運度自然妙經》

敦煌本《靈寶經目》第二篇目著錄，是《八威召龍經》提及的 4 部未出經之

<sup>①</sup> 《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度小劫妙經》，《道藏》第 5 冊，第 858 頁。

一。《齋壇安鎮經目》題“《洞玄靈寶天地運度自然妙經》”。今《道藏》洞玄部本文類收錄《太上洞玄靈寶天地運度自然妙經》一卷。<sup>①</sup>《無上秘要》卷7、《道教義樞》卷9、《三洞珠囊》卷9引此經，內容見於今本。《道藏提要》認為是齊梁時道流據舊經目補撰。<sup>②</sup>《道藏通考》定為六世紀，《中華道藏》解題定為南北朝。<sup>③</sup>

此經托名“道言”，為“仙公”開示“劫運之期、盈縮之分”，並傳授“太極真人誦法言十首”，認為“若能常諷誦冥韻，則得度洪災於陽九，受位任於丁亥”。經文有非常明顯的終末論色彩和時代特徵，菊地章太在討論六朝終末論經典的著作中有專門研究，認為本經成書於劉宋成立前後的420年左右。<sup>④</sup>經中確實有多處指涉東晉政權與劉裕上臺的文句，如“玄運金馬末，古月侵神州”“近在金氏世，念此當可言”是指金德的司馬氏東晉政權；“柳城即生地，伏龍不為悠”“泉涌不繼本，卯金無傷人”則以“柳”“卯金”來指代劉裕。最具說服性的是“荆陽柳其次，已刻中嶽符”一句，應該是指義熙十三年(417)釋慧義製造的嵩高山金璧祥瑞事件，慧義後來到建康，在劉裕踐祚之際受到極大重視，此事在當時有很大影響。<sup>⑤</sup>

總之，《天地運度自然妙經》應當是晉宋交替期成書的一系列道教終末論經典的一種，它們都宣揚真君李弘、甲申大水、壬辰降世等說法，明確宣稱在劉裕的統治下道教將會復興，甚至認為劉裕即是當時道教所期待的“聖君”，即如經文所言：“至金氏之後甲申之歲，是天地運度否泰所經，陽九將會，至時道德方明，凶醜頓除，聖君受任於壬辰之年也。”而這也是陸修靜所理解的靈寶經出世的時代背景。<sup>⑥</sup>因此，《天地運度自然妙經》應該如菊地章太所言，成書於劉宋

① 《太上靈寶天地運度自然妙經》，《道藏》第5冊，第865—867頁。

② 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三次修訂本，第145頁。

③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p. 241;《中華道藏》第3冊，第60頁。

④ 菊地章太：《神呪經研究——六朝道教における救済思想の形成》，東京：研文出版社，2009年，第212—242頁。

⑤ 參菊地章太：《神呪經研究——六朝道教における救済思想の形成》，第224頁；劉屹：《寇謙之的家世與生平》，《華林》第2卷，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71—281頁。

⑥ 參 Stephen Bokenkamp(柏夷)，“Scriptures New and Old: Lu Xiuqing and Mastery”，康豹、劉淑芬主編：《信仰、實踐與文化調適》，臺北：中研院，2013年，第449—474頁。

最初期，在陸修靜的時代已經問世。

#### (四)《洞玄靈寶八威召龍妙經》

敦煌本《靈寶經目》第四篇目著錄：“《八威召龍經》一卷，未出。”《齋壇安鎮經目》題《洞玄靈寶八威召龍妙經》，今《道藏》洞玄部本文類收錄《太上洞玄靈寶八威召龍妙經》二卷。<sup>①</sup>《道藏提要》認為是唐以前道流據陸修靜舊目補撰。<sup>②</sup>《道藏通考》定為六世紀，《中華道藏》解題定為南北朝。<sup>③</sup>

敦煌本《靈寶經目》著錄此經為一卷，而今《道藏》本分兩卷。卷上托名元始天尊，稱“龍王丈人遊觀海嶽洞淵之中，見有可度，見有可仙，演造《八威召龍龍王却洪滅災妙經》”，內容包括“八節日登山召諸海龍王丈人誦八契并召文及符”、四時召文法、八威策文法、度大小劫盟文等具體施用文儀、方法。卷下則托名太上大道君與龍君真人，稱龍君真人感於旱災，“今撰出為《太上八威召龍經》，施請祝龍於上篇，記根原說於下卷也”，其內容是很具佛教色彩的演說法戒功德之類，其中一些段落明顯改編自西晉竺法護譯《弘道廣顯三昧經》（一名《阿耨達龍王經》），在此僅舉兩例：

《八威召龍經》卷下	《弘道廣顯三昧經》卷 1
<p>龍君復行二十二事，能進智踊，能信順心，不可當諸魔官屬并邪俗外道，降而却之。何謂踊過於常人之心？我心志猛定志，言所防必固，強行不墮，心不懈息也。踊時正如天地威神威鬼，威俗威偽，威毒威狩，威非威物，八威之策，故有所像也。威者，如大金剛堅固之行是謂。道言：龍君真人有二十二踊法，能有威，罔致有踊剛之行，致普智慧之心。一切衆魔及諸魔外邪外道，不得敢亡當龍君之踊制也。道不虛行，故有軌儀。</p>	<p>又復龍王，二十二踊事，進順隨行，得普智心，而不可當，諸魔波旬及魔官屬，并與外道，降而却之。何謂二十二踊？過戒事踊過於定，亦踊過智而過慧行，踊過權化，亦過大慈，踊過大悲。以要言之，過空、相、願、我、人、壽命，過離衆見及發因緣，過心自淨承覺神聖，過於識念應不應見，過大金剛堅固之行。是謂龍王，菩薩所行二十二踊法致普智心。一切衆魔及諸魔身并邪、外道不得自在，無敢當者悉降却之。 (CBETA, T15, no. 635, p. 489, c8 - p. 490, a6)</p>

① 《太上洞玄靈寶八威召龍妙經》卷上，《道藏》第 6 冊，第 237—245 頁。

② 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第 164 頁。

③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p. 249;《中華道藏》第 3 冊，第 239 頁。

(續表)

《八威召龍經》卷下	《弘道廣顯三昧經》卷 1
<p>真人龍君曰：亦聞道有三界。何爲三界？進勤修德，於虛無應行者，於無色界，已悉清淨，得淨我性命，亦能過法界。法界淨故則數界淨，數界淨故則無數界淨，無數界淨故得三界淨，三界淨故眼識界淨，眼識界淨故意識界淨，意識界淨故得空界淨，空界淨故諸法界淨。因是淨故則諸法等淨如空，空等淨故得衆生淨，以諸淨故得衆生守，以諸淨故便無其二亦不著二，無二淨故則道清淨，以斯言之清淨之上道矣。</p>	<p>若是菩薩於清淨道，務進勤修，又應行者，彼於法性，已悉清淨，得淨我性，亦以而過。法性淨故則數性淨，數性淨故無數性淨，無數淨故得三界淨，三界淨故眼識性淨，眼識淨故意識性淨，意識淨故得空性淨，空性淨故諸法性淨，用是淨故則諸法等等淨如空，空等淨故得衆生淨。以諸淨故便無其二亦不著二，無二淨故則道清淨，以斯言之清淨道也。 (CBETA, T15, no. 635, p. 491, c12-23)</p>

從情理推測，《八威召龍經》最先出現的應該是實用的“施請祝龍”部分，《三洞珠囊》卷 4、8 及《上清道類事相》卷 4 引錄 3 條也全部見於今本卷上，因此如果原本只有一卷的話，那麼應該是《八威召龍經》卷上首先成書。

本經卷上《度〈大小劫〉盟文》似是面向天師道道士而撰寫的，如盟文中稱：

某郡縣鄉里、太一無極金剛畢券三洞三景弟子，左領神太上主者、三皇五嶽大傳(傳?)、北嶽先生、某官道士，曾孫小兆真人某甲……謹詣某洞先生、五靈真人、某官(官)道士，某郡縣鄉里某對共告盟，寶質珠玉爲信，啓付三十六部目錄。<sup>①</sup>

這裏受經者的稱呼是一種不太常見的糅合了上清元素的天師道道士的自稱，與之比較接近的例子是《太霄琅書》卷 6 出官啓文中的自稱“泰玄都正一平炁係天師、太一無極金剛畢券三洞法師、某嶽執明真人夫人、某官道士、風揮神洞馴羽章、某治炁祭酒臣妾某”。《太霄琅書》成書時代可能在陸修靜 471 年《三洞經書目錄》編成之後的齊梁時期。<sup>②</sup> 但作爲一種糅合上清和天師道傳統編纂的道士

① 《太上洞玄靈寶八威召龍妙經》卷上，《道藏》第 6 冊，第 239—240 頁。

② 大淵忍爾：《初期の道教》，東京：創文社，1991 年，第 281—286 頁；大淵忍爾：《道教よその經典》，東京：創文社，1997 年，第 412—418 頁。

日常行為指南，其內容應該有所淵源。這種稱號應該是天師道士在最初面對新出的上清經時，試圖與之融合的一種反應。在陸修靜時代就已成書也不是沒有可能。<sup>①</sup>

總之，《八威召龍經》中沒有明顯的後出迹象，但其成書應該晚於它所提到的《大小劫經》《天地運度經》《變化空洞經》和《導引三光經》。

### （五）《太上洞玄靈寶上品戒經》

據劉屹的研究，敦煌本《靈寶經目》存在抄寫錯漏的第五篇目應該復原如下：<sup>②</sup>

敦煌本原格式	標點版
智慧上品三戒三卷 二卷已出卷目云太上洞玄靈寶智慧 罪根上品二卷未出一卷目云太上洞 玄靈寶智慧上品大戒威儀自然二卷 已出一卷目云太上洞玄靈寶金錄簡 文三元威儀自然真一經一卷目云太上 洞玄靈寶黃錄簡文三元威儀自然真一 經明真科一卷已出卷目云太上洞玄 靈寶長夜九幽府玉匱明真科 右一部六卷第五篇目皆金簡書文宋法 師云合六卷明戒律之差品……	《智慧上品三戒》三卷，二卷已出。卷 目云：《太上洞玄靈寶智慧罪根上品》二卷。 未出一卷，篇目云：《太上洞玄靈寶智慧上 品大戒》。 《威儀自然》二卷，已出。一，卷目云： 《太上洞玄靈寶金錄簡文三元威儀自然真 經》。一，卷目云：《太上[洞玄靈寶黃錄簡文 三元威儀自然真一經]》。《明真科》一卷，已 出。卷目云：《太上洞玄[靈寶長夜九幽府玉 匱明真科]》。 右一部六卷，第五篇目，皆金簡書文。宋 法師云：合六卷，明戒律之差品。

因此其中《智慧上品三戒》三卷中的“未出一卷”，即《太上洞玄靈寶智慧上品大戒》。《道藏》洞真部戒律類收錄，題《太上洞真智慧上品大誡》。<sup>③</sup> 他認為此經即敦煌本《靈寶經目》宋文明所謂“二十二卷見行於世”較陸修靜所謂“二十一卷已出”，多出的那一卷之所在。因此此經成書於 471 年至 560 年之間。<sup>④</sup>

郜同麟不贊同劉屹的復原結果，而認為應當讀作：“《智慧上品三(大)戒》三

① 李靜即認為此經成書與《上清洞真智慧觀身大戒文》同時，在陸修靜去世(477年)之前。見李靜：《古上清經史若干問題的考辨》，第 45—48 頁；李靜：《〈上清洞真智慧觀身大戒文〉產生年代新議》，《中華文史論叢》2010 年第 4 期。

② 參劉屹：《六朝道教古靈寶經的歷史學研究》，第 191—198 頁。

③ 《太上洞真智慧上品大誡》，《道藏》第 3 冊，第 391—396 頁。此經有多種敦煌寫本，參王卡：《敦煌道教文獻研究：綜述·目錄·索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第 94—95 頁。

④ 劉屹：《六朝道教古靈寶經的歷史學研究》，第 211—227 頁。

卷，二卷已出，卷目云：《太上洞玄靈寶智慧罪根上品》二卷，未出一卷。”認為“未出一卷”是《太上洞玄靈寶智慧罪根上品》（《道藏》洞玄部戒律類《太上洞玄靈寶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經》）卷下。<sup>①</sup>但郜氏對劉屹復原結果的反駁並沒有考慮到敦煌本中《明真科》闕載和《自然真一經》卷目有誤的問題，而按照劉屹的復原，通過補足兩行文字，不僅卷數問題得到解決，而且也符合敦煌原本的行格。筆者在此比較認同劉屹的復原結果。同時，郜氏也已經提到他論證中的反例，即《無上秘要》卷10引用了《太上洞玄靈寶智慧罪根上品》卷下，因此此經晚出的可能性很小。

不過，郜同麟認為《太上洞真智慧上品大誡》並非晚出，而是陸修靜時代已經成書的作品，“與‘元始舊經’在思想觀念上很難看出明顯的不同時代特徵”，並逐條反駁了劉屹提出的晚出證據。尤其是他發現已出的元始舊經《三元品誡經》中已經引用了《智慧上品大誡》，此條即足以定讞。筆者於此不再贅述。

#### （六）《洞玄靈寶宿命因緣妙經》

敦煌本《靈寶經目》第八篇目著錄：“《宿命因緣》一卷，未出。”《齋壇安鎮經目》題《洞玄靈寶宿命因緣妙經》，今《道藏》洞玄部本文類收錄《太上洞玄靈寶宿命因緣明經》一卷。<sup>②</sup>《道藏提要》認為是唐以前道流據舊目補撰。<sup>③</sup>《道藏通考》定為唐，《中華道藏》解題定為南北朝或隋唐。<sup>④</sup>

本經托名太上道君與尹生（尹喜）問答，宣揚宿命因緣、生死罪福，依次稱述六德、六善、七醜、五惡、五善、好德五事、六不祥、五德及其報應，並作頌詞。考其內容，實為依據佛教《辯意長者子經》改寫而來。此經列述10種“五事”，具體條目、順序以及偈頌，皆為《太上洞玄靈寶宿命因緣明經》延承，並加以敷衍改編。茲舉最前和最末兩則為例：

① 郜同麟：《〈太上洞玄靈寶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經〉考——兼論陸修靜目錄“未出一卷”和“卷目”問題》，《文獻》2020年第1期。  
 ② 《太上洞玄靈寶宿命因緣明經》，《道藏》第6冊，第132—136頁。  
 ③ 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第154—155頁。  
 ④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p. 536;《中華道藏》第4冊，第1頁。

《太上洞玄靈寶宿命因緣明經》	《辯意長者子經》
<p>道君曰：諦聽吾戒，思吾苦言，今為汝曹具說要妙。其德之應，事唯有六。一者慈心不殺群生，養活萬物，一切濟度，令得安全。二者愛念賢良，不行盜心，唯欲布施，濟恤窮貧。三者執心貞潔，專念精進，棄遠聲色，不犯法戒。四者誠信敦篤，不妄欺人，謹口肆過，不為貪濁。五者不妄醉酒，干穢清賢。六者執心畏敬，躬信有道。行此六事，得生天人之上，優遊飛仙，衣食行廚，為人所尊，得為師友。</p> <p>爾時之慶，道常頌曰：不殺得長壽，無痛常離苦。一切受天位，身安得所怙。不盜常清貴，自然錢財聚。七寶為宮殿，歡樂當安人。不淫則不亂，身體常潔清。所生當端正，行德自聰明。不欺口氣香，言語常忠貞。所說出元道，談論使功成。滴酒不過口，無有謬誤事。常願見華實，得使天人侍。壽終昇天堂，二十五神迎。萬福自來降，光影恒煌煌。</p>	<p>佛告長者子辯意：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解說妙要。有五事行得生天上。何謂為五？一者慈心，不殺群生悉養物命令眾得安；二者賢良，不盜他物，布施無貪，濟諸窮乏；三者貞潔，不犯外色，男女護戒，奉齋精進；四者誠信，不欺於人，護口四過，無得貪欺；五者不飲酒，不過口行。此五事乃得生天。</p> <p>爾時世尊，以偈頌曰：不殺得長壽，無病常鮮肥，一切受天位，身安光景至。不盜常大富，自然錢財寶，七寶為宮殿，娛樂心常好。男女俱不姪，身體香潔淨，所生常端正，德行自然明；不欺口氣香，言語常聰明，談論不謬吃，所說眾奉行。酒肉不過口，無有誤亂意，若當所生處，天人常奉侍。若其壽終後，二十五神迎，五福自然來，光影甚煒煒。 (CBETA, T14, no. 544, p. 837, b23 - c13)</p>
<p>道君曰：又有五德，所生得好處，常在道法中，眾人所敬重，所言無不從，積善滿五百，後身見仙公。次生得作道士，好學多開通。上願五德者，上與希微同：一，德樂仙真，恭敬事三寶，詠經行法輪，周遊還劫老，上香存虛無，昇度離苦惱；二，德仙賢遊，功德為身保；三，德願人中，明煉三元道；四，德頌上清，不食自充飽；五，德遊虛空，罪滯一時倒。</p> <p>善報如斯，道以頌曰：奉敬歸三德，宣化勸善事。願得見仙賢，長得真人至。願撫一切賢，與我等無異。吾我心平調，練練道百誠。晝夜勤修學，智慧為天人。尹生西地化，普使知道真。篤好思仙真，積念無不同。先願昇虛遊，上與希微通。積善不厭多，布惠勿吝惜。功德感仙真，自然降丹藥。</p>	<p>復次，長者子！又有五事，所生之處常與佛法眾會，初不差違，見佛聞法，便得好心，若作沙門，即得所願。何謂為五？一者，身奉三寶，勸人令事；二者，作佛形像，當使鮮潔；三者，常奉師教，不犯所受；四者，普慈一切，與身正等，如愛赤子；五者，所受經法，晝夜諷誦。是為五事，所生之處常與佛法眾會，初不差違，見佛聞法，便得好心，若作沙門即得所願。</p> <p>爾時世尊，以偈頌曰：奉敬三尊寶，教化勸令事。作佛形像好，奉諸尊師教。當視一切人，與身等無異。彼我悉平等，行是會佛前。晝夜常學問，智慧是大寶。開悟諸盲冥，普使知道真。 (CBETA, T14, no. 544, p. 839, a21 - b6)</p>

按《辯意長者子經》，雖題“後魏沙門法場譯”，但在東晉時就已流傳，可能是西晉竺法護譯經。<sup>①</sup>但從內容來看，《太上洞玄靈寶宿命因緣明經》很可能是北方道教界的作品。因為其中對佛經通篇地襲用，以及對於尹喜的重視，<sup>②</sup>還有明顯

① 參陳士強：《大藏經總目提要·經藏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62頁。

② 尹喜作為侍位仙真，在其他古靈寶經中並沒有出現過。參李蘇書：《論古靈寶經與早期道教——以道與至尊神為考察核心》，《史原》復刊第1期，2010年，第63—152頁。

的老子化胡說，<sup>①</sup>都是北朝道教比較重要的特色，而在古靈寶經中極少出現。

因此，道藏本《太上洞玄靈寶宿命因緣明經》可能未必是陸修靜時代的古靈寶經。值得注意的是，在敦煌本《靈寶經目》的已出仙公新經部分，有一部《仙公請問本行宿緣經》（《仙公請問經》卷下，道藏本《太上洞玄靈寶本行宿緣經》），經名與此極為接近。劉屹懷疑舊目中的“宿命因緣”以及類似的“衆聖難”有可能是“參照了既有的這兩卷‘新經’纔設置的經目”。<sup>②</sup>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即道藏本《太上說轉輪五道宿命因緣經》等演說宿命因緣的經典，有可能是這部“未出”的《宿命因緣經》。

### （七）《衆聖難》

敦煌本《靈寶經目》第八篇目著錄：“《衆聖難》三卷，未出。”而“仙公新經”部分亦有題目非常接近的《仙人請問本行因緣衆聖難》一卷。《齋壇安鎮經目》所列《洞玄靈寶仙人請問本行因緣衆聖難經》，應當是這部“仙公新經”，亦即今《道藏》太平部的《太上洞玄靈寶本行因緣經》<sup>③</sup>。這樣，“元始舊經”版的《衆聖難》，是《齋壇安鎮經目》唯一沒有列舉的古靈寶“未出經”。因此，劉屹懷疑如同上面的《宿命因緣經》，舊經中的《衆聖難》也是參照了新經的名稱，但一直沒有創造出來。<sup>④</sup>

### （八）《洞玄靈寶道引三光妙經》

敦煌本《靈寶經目》第九篇目著錄“《導引□□□星》一卷，未出”，是《八威召龍經》提及的4部“未出經”之一。《齋壇安鎮經目》題《洞玄靈寶道引三光妙經》，今《道藏》洞真部本文類收錄《太上導引三光寶真妙經》《太上導引三光九變妙經》二經同卷。<sup>⑤</sup>《道藏提要》疑此二經本名《導引三光經》，分爲上下篇，後別

① 如此經最後稱：“次爲無量劫，分身號如來，根同化小異，後教極邊夷。十方法中國，難化是成西，道吾爲老氏，攜導尹生時，口吐五千言，練胞一十年，周天乃三市，會合全福基。”《道藏》第6冊，第136頁。

② 劉屹：《六朝道教古靈寶經的歷史學研究》，第268—269頁。

③ 《太上洞玄靈寶本行因緣經》，《道藏》第24冊，第671—673頁；《中華道藏》第4冊，第127—133頁。另有敦煌本，參王卡：《敦煌道教文獻研究》，第105—106頁。

④ 劉屹：《六朝道教古靈寶經的歷史學研究》，第189—190頁。

⑤ 《太上導引三光九變妙經》，《道藏》第1冊，第855—859頁。

出為二書，並認為此經乃六朝後期或唐初靈寶道士所造。<sup>①</sup>《道藏通考》亦定為唐，《中華道藏》解題定為南北朝。<sup>②</sup>

《太上導引三光寶真妙經》言元始天尊“在赤明世界丹靈國土朱鳳城中”，為“普德妙行真人”等講述導引三光之理，並出“《三光》上篇”授之。《太上導引三光九變妙經》則述“玄古高聖、無極天真、玄和靈妃、太明玉女”等奉修“定光真常之道”，其法是以六陽月依次導引八種三光，並誦法契，服三符；後附靈寶三十二天中三光真人所居“八臺”、朝謁四方老子天尊法及“洞天靈寶導引齋法”。

雖然《太上導引三光寶真妙經》與《太上導引三光九變妙經》有一些共同點，例如其仙真體系頗有特色，“玄和靈妃”“太明玉女”等仙真名僅見於此二部經；但兩者的文句、體例和內容也並不密合。實際上，在《三洞珠囊》卷3、《上清道類事相》卷3、《太平御覽》卷679引有《導引三光經》佚文，僅見於《太上導引三光九變妙經》，可見此經成書於盛唐以前。而《太上導引三光寶真妙經》自稱“《三光》上篇”，或許其成書較《太上導引三光九變妙經》更晚一些。

此二經中都有晚出的痕迹。如《太上導引三光寶真妙經》中有“二觀三乘，等無有別，勿於大道，生疑惑心”等南朝晚期以降道教義學常用的語句。而《太上導引三光九變妙經》列有四方三十二天“老子天尊”名號32種，也見於約唐代成書的《太上靈寶洪福滅罪像名經》中，不過難以判斷其間的沿襲關係。

總之，道藏本《太上導引三光寶真妙經》和《太上導引三光九變妙經》看起來定為南北朝末至初唐成書較為合適。

#### （九）《洞玄靈寶飛行三界通微內思妙經》

敦煌本《靈寶經目》第九篇目著錄：“《三部八景自然神真錄儀飛行三界通微內思》二卷，未出。”《齋壇安鎮經目》題《洞玄靈寶飛行三界通微內思妙經》，今《道藏》太平部收錄《太上洞玄靈寶飛行三界通微內思妙經》一卷。<sup>③</sup>《道藏提

① 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第20—21頁。

②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pp. 597 - 598;《中華道藏》第4冊，第5頁。

③ 《太上洞玄靈寶飛行三界通微內思妙經》，《道藏》第34冊，第316—337頁。

要》認為是南朝道士據陸修靜目錄補作，《道藏通考》亦定為六朝；《中華道藏》解題定為南北朝或隋唐。<sup>①</sup>《太平御覽》卷676引《飛行三界經》，文句見於今本。

本經全篇為托名“太極真人曰”的59條修行方法，主要以服氣、存思為主，而且有非常古舊的色彩，有相當大一部分是直接由極早期的道經《老子中經》和《靈寶五符序》改編而來。如其中六甲、六壬、六庚、六丙、六戊日修行諸條，其時間和口訣全出自《老子中經》，而僅在前冠以“修靈寶飛行三界之道”的發語詞，中間加上“入齋堂”的新要求而已。

除了帶着濃重早期色彩的修行內容外，本經中也有新興的道教經教元素，如：

太極真人曰：修靈寶飛行之道，當行中極。常以八節之日，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臘正、除夕，人定時，入齋堂，北向高座，禮三寶十方。先北方，次東方，次南方，次西方，次西北方，次上方，次東北方，次東南方，次下方，次西南方，方一拜。次又禮大聖衆，四方，方三拜，回旋都畢。言曰：“三景弟子某甲，少好大道，願得長生，今日願太一北君、司命司錄，削去某死籍，更著長生錄籍。”於是因卧念五城十二樓，十二大夫在中央，衣朱衣，河水流通，分布四肢。又呪曰：“[司命]司錄、六丁玉女，削去某死簡，更著長生神仙玉籍。度名青籙，於今必獲邁跡三界，遨遊九外。”畢。<sup>②</sup>

這是一段奇怪的結合，頗能代表本經的特色。其中既沿襲了《老子中經》中存思“五城十二樓”等體內神的觀念以及“司命司錄，六丁玉女，削去某甲死籍，更著某甲長生玉曆”等咒語，又將自稱為上清色彩的“(大洞)三景弟子”，又有“禮三寶十方”等靈寶齋儀的元素。不過這些仍不足以讓我們判斷其時代。

在本經的結尾，有如下文句：

<sup>①</sup> 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第529頁；*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pp. 243 - 244；《中華道藏》第4冊，第25頁。

<sup>②</sup> 《太上洞玄靈寶飛行三界通微內思妙經》，《道藏》第24冊，第690頁。

太極真人曰：傳授盟信，如《五稱》舊科、《玉訣》要言。但別齋上金三兩、本命紋繒隨年尺丈。子能勤學，克為太上之賓，遊盼金闕，高仙列位。可不勗哉，可不勤哉。太極真人曰：若違盟而妄傳，又不依年限、及不盟而傳妄為，罪及七祖，撻濛山之石，填積夜之河，萬劫不原，己身亦殞，仙何可期乎，明慎之焉。<sup>①</sup>

按，這裏的“《五稱》舊科、《玉訣》要言”，當指古靈寶經中已出的新經《太上無極大道自然真一五稱符上經》和舊經《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而“撻濛山之石，填積夜之河”，則是早期上清經中慣用的說法。這說明此經的成書要晚於以上經典。

總之，從內容來看，《洞玄靈寶飛行三界通微內思妙經》是一部基於早期道經的簡單改造之作，且沒有明顯的南朝後期的道教元素。

#### （十）《洞玄靈寶藥品》

敦煌本《靈寶經目》第十篇目著錄：“《藥品》一卷，未出。”《齋壇安鎮經目》題“洞玄靈寶藥品”，此經未見引錄。

#### （十一）《洞玄靈寶芝品》

敦煌本《靈寶經目》第十篇目著錄：“《芝品》[一]卷，未出。”《齋壇安鎮經目》題“洞玄靈寶芝品”，今《道藏》正一部收錄《太上靈寶芝草品》一卷。<sup>②</sup>《道藏通考》定為宋；《中華道藏》解題定為南北朝或隋唐。<sup>③</sup>

道藏本《太上靈寶芝草品》前有短序，次列 127 種芝草產地、外觀、功效的簡短介紹，並各有配圖。其產地多為籠統的山名，難以看出時代特徵。

在道教類書《上清道寶經》卷 4《駕乘品》中，引錄《靈寶芝品》佚文 3 則，提及 6 種靈芝。<sup>④</sup>顯為《抱朴子內篇·仙藥》相關內容的刪節本，而與道藏本《太上靈寶芝草品》差異較大，並非一源。《道寶經》中引錄的最晚經典為《昇玄經》《本際

① 《太上洞玄靈寶飛行三界通微內思妙經》，《道藏》第 24 冊，第 691 頁。

② 《太上靈寶芝草品》，《道藏》第 34 冊，第 316—337 頁。

③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p. 250;《中華道藏》第 4 冊，第 31 頁。

④ 同卷又引“草芝”“菌芝”2 則，亦疑出自《靈寶芝品》。以未明確標明，此不述及。

經》，並為南宋王希巢《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玉章經解》引用，則其成書或在唐代。<sup>①</sup> 其所引《靈寶芝品》較之道藏本《太上靈寶芝草品》，更可能是《靈寶經目》中的《芝品》。

《通志·藝文略》著錄“《太上靈寶芝品》一卷”及“《芝經》一卷”，<sup>②</sup>或即今日所見兩種不同的芝經。但無論如何，這兩種芝經，都看不出晚出的迹象。

《上清道寶經》引《靈寶芝品》	《太上靈寶芝草品》	《抱朴子內篇·仙藥》
<p>玉脂芝，生有玉之山，玉膏流出萬年凝而成脂，似鳥獸形，明如月精，以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服一斗得千歲。</p>	<p>無</p>	<p>玉脂芝，生於有玉之山，常居懸危之處，玉膏流出，萬年已上，則凝而成芝，有似鳥獸之形……亦鮮明如水精，得而未之，以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服一升，得一千歲也。</p>
<p>石芝，生於海隅名山有積石者。其形首尾四足，赤如珊瑚，白如銀肪，黑如澤染，青如翠羽，黃者如金，光明洞徹如堅冰，晦夜去之，百步望見光矣。大者十餘斤。得石像芝，擠三萬六千杵，服方寸匕，盡一斤，得十萬歲。亦生臨水高山，狀如盤碗，不過徑尺，有七孔，名七明，九孔名九光，皆如星照。此百二十種皆石芝，事在《太一玉策》《昌內記》。</p>	<p>石芝，生於名山。白蓋，白莖，食之令人六萬歲仙矣。方寸七，以上日三服之。</p>	<p>石芝者，石象芝生於海隅名山，及島嶼之涯有積石者，其狀如肉象有頭尾四足者……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而皆光明洞徹如堅冰也。晦夜去之三百步，便望見其光矣。大者十餘斤，小者三四斤……又若得石象芝，擣之三萬六千杵，服方寸匕，日三，盡一斤，則得千歲；十斤，則萬歲。亦可分人服也……如此有百二十，皆石芝也，事在《太乙玉策》及《昌宇內記》，不可具稱也。</p>
<p>木芝，松脂千歲化生，狀如蓮花，名木威喜。夜視有光，帶之辟兵。根如坐人，長七尺，刻之有血，塗足可以步行水上，以塗身則隱形。以雜巨勝為夜以照地，有金玉寶藏則光變青而下垂。服十斤則千歲。</p>	<p>木芝，食之千年仙矣。</p>	<p>木芝者，松栢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茯苓，茯苓萬歲，其上生小木，狀似蓮花，名曰木威喜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然，帶之辟兵……其下根如坐人，長七寸，刻之有血，以其血塗足下，可以步行水上不沒……以塗身則隱形……又刮以雜巨勝為燭，夜遍照地下，有金玉寶藏，則光變青而下垂，以錘掘之可得也。末之，服盡十斤則千歲也。</p>

① 《道藏通考》推測為宋代成書，應該偏晚。見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p. 1053.

② 鄭樵撰，王樹民點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637頁。

(續表)

《上清道寶經》引《靈寶芝品》	《太上靈寶芝草品》	《抱朴子內篇·仙藥》
松脂三千歲，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名氣節芝，重十斤，服一斤五百歲。	無	松樹枝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名曰飛節芝，大者重十斤，未服之，盡十斤得五百歲也。
樊桃芝，木如昇龍，華如丹羅，實如翠鳥，高五尺，生名山之陰，東流水上服一株，五千歲。	無	樊桃芝，其木如昇龍，其花葉如丹羅，其實如翠鳥，高不過五尺，生於名山之陰，東流泉水之上，以立夏之候伺之，得而未服之，盡一株得五千歲也。
大泉芝，寄生大木，如蓮華，味甘辛。	無	木渠芝，寄生大木上，如蓮花，九莖一叢，其味甘而辛。
建實芝，建木之實，生都廣，皮如纓蛇，實如鸞。此芝混而服之，白日上昇。	無	建木芝實生於都廣，其皮如纓蛇，其實如鸞鳥，此三芝得服之，白日昇天也。

## (十二)《洞玄靈寶變化空洞妙經》

敦煌本《靈寶經目》第十篇目著錄“《變化空洞》一卷，未出”，是《八威召龍經》提及的4部“未出經”之一。《齋壇安鎮經目》題《洞玄靈寶變化空洞妙經》，今《道藏》洞真部本文類收錄《元始天尊說變化空洞妙經》一卷。<sup>①</sup>《道藏提要》認為是“唐時道流據陸修靜舊目補撰”。<sup>②</sup>《道藏通考》定為六朝；《中華道藏》解題定為南北朝或隋唐。<sup>③</sup>

其內容分為：1. 作為序分的元始天尊於西那天鬱察山浮羅之嶽丹玄之阿，命五老上真、仙都左公，“敷落五篇赤書真文，吟詠《變化空洞上經》”；2. 作為本文的元始天尊命五老上真、仙都左仙(公?)出“變化空洞八道之要”；3. 作為附錄的“靈真八道變化空洞玉景隱符”八種。

本經中出現的侍位仙真主要是“五老上真仙都左公”。“仙都左公”亦出現於元始舊經《洞玄靈寶玉籙簡文三元威儀自然真經》中，但在道藏中，“五老上真仙都左公”通常是與“元始天王”“太上大道君”配套的上清經系的仙真，出現於

① 《元始天尊說變化空洞妙經》，《道藏》第1冊，第845—851頁。

② 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第19頁。

③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p. 250.

《皇天上清金闕帝君靈書紫文上經》《上清玉帝七聖玄紀迴天九霄經》《上清太上黃素四十四方經》《太上三天正法經》等早期上清經中。<sup>①</sup>

“變化空洞八道之要”是本經的主體，為“八節悔謝”之法，逐一論列了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八節，乃上真集議校定世人功過罪福之日，學道者當“以其日清齋，首謝所犯，燒香誦經，願念咒戒”，並服符文，由此可白日飛騰、拔度七祖。類似的“八節齋”儀式也見於古靈寶經（元始舊經）《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sup>②</sup>和上清仙傳《清靈真人裴君傳》<sup>③</sup>等文獻中，唯不及此經繁複，且仙真系統亦有差異：

	《變化空洞妙經》	《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	《裴君傳》
立春	高真大神會諸仙人於太極上宮，克定玉簡金札紫文，記得仙之人名，題於玄格，列字於方諸。	太玄上宮高真大神，常以立春之日，會諸尊大聖仙人於太極上宮，算校玉札金名，應得神仙之人，列奏靈寶玄都上宮。	太極真人常以立春之日，日中時，會諸仙人於太極宮，刻玉簡記仙名。
春分	昆侖瑤臺太素真人會諸仙官於瑤臺之上，揀定真經，及學者功業。	太玄上官太素真人，常以春分之日，會諸仙官於昆侖瑤臺，校定靈寶真經學者，功業輕重，列言靈寶玄都上宮。	春分之日，日中時，昆侖瑤臺太素真人會諸仙官，校定真經。
立夏	五帝會諸仙人於紫微宮，列太極四真人，校定學道功過簿目。	太玄上官五帝，常以立夏之日，會諸仙人於紫微宮，校定學者功過，列言靈寶玄都上宮。	立夏之日，日中時，上清五帝會諸仙人於紫微宮，見四真人，論求道者之功過。
夏至	天上三官會於司命上官，集河侯水帝，校定萬民功過簿錄，增年減算。	太玄上官天上三官，常以夏至之日，會於司命上官，校定兆民，算會簿錄，列言靈寶玄都上宮。	至夏至之日，日中時，天上三官會於司命河侯，校定萬民罪福，增年減算。

① 《無上秘要》卷 84《得太極道人名品》在“太極真仙”93 人中，有“五老上真仙都左公，撰靈書紫文者”。參陶弘景纂，閻丘方遠校訂，王家葵校理：《真靈位業圖教理》，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第 97—98 頁。

② 《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卷下《道藏》第 1 冊，第 796—797 頁。

③ 《雲笈七籤》卷 105《清靈真人裴君傳》，第 2266—2267 頁。另，陶弘景《登真隱訣》亦有類似內容，見《太平御覽》卷 660《道部二》，第 2948 頁。

(續表)

	《變化空洞妙經》	《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	《裴君傳》
立秋	五嶽諸真人詣黃老君黃所雲庭山，會諸仙官，定天下神圖靈藥。	太玄上宮五嶽諸真人，常以立秋之日，上詣中黃老君於黃房靈庭，會諸仙官，檢校天下神圖靈藥，列言靈寶玄都上宮。	立秋之日，日中時，五嶽諸真人詣中央黃老君於黃房雲庭山，會仙官於日中，定天下神圖靈藥。
秋分	上皇太帝乃登上清靈闕太微之館，會太上三老君、北極真公、八海大神、五嶽尊靈，共集議天下萬兆之罪福，記學道之勤怠，副之司命君。	太玄上宮上皇大帝，常以秋分之日，上登上清靈闕太微之館，會靈寶尊神、太上五老君、北極真公、八海大神，集算天下兆民罪錄，功過輕重大小，列言靈寶玄都上宮。	秋分之日，日中時，上皇大帝乃登玉清靈闕太微之觀，會太上三老君、北極諸真公、八海大神、五嶽尊靈、仙官萬萬共集，議定天下萬兆之罪福、學道之勤懈，一一條列，副之司命。
立冬	陽臺真人會諸仙官玉女於陽臺之上，校定被學諸名山始得道簿錄。	太玄上宮陽臺真人，常以立冬之日，會論仙官玉女於靈寶陽臺之上，校學道簿錄名目輕重深淺，列言靈寶玄都上宮。	立冬之日，日中時，陽臺真人會諸仙官玉女，定新得道始入仙錄之人。
冬至	天真衆仙皆詣方諸東華太宮，東海青童君刻定衆仙錄金書內字。	太玄上宮天真衆仙，常以冬至之日，上詣方諸東華青宮，會於東海青童金闕上相至真大神，校定衆仙名錄，列言靈寶玄都上宮。	冬至之日，日中時，天真衆仙諸方諸東華大宮，見東海青童君，刻定衆仙籍金書內字。

可以看出，以上三種文獻當有沿襲關係。其中成書最早的應該是東晉興寧三年(365)以前出現的《清靈真人裴君傳》，<sup>①</sup>而《變化空洞經》的仙真系統與之更爲接近，很可能是直接的模仿。<sup>②</sup>

在《變化空洞經》中，八節需要各服太極煉變定真靈生之符、太素瑤臺通真變仙寶符、紫微靈都真符、司命長存符、中黃八道祕仙符、靈都幽昇符、陽臺靈生玉符、天真清靈八景玉符。這八種符文的具體形制，載於經末的“靈真八道變化空洞玉景隱符”部分，並分別以小字注明“出《太上變化空洞》第某篇”中。其中第一太極煉變定真靈生符、第三紫微靈都真符、第六太微靈都幽昇符，見於《無

① 參張超然：《傳授與教材：〈清靈真人裴君傳〉中的五靈法》，李豐楙主編：《華人宗教研究》第1輯，臺北：華人宗教中心，2013年，第109—134頁。

② 關於八節齋的最早淵源問題，學界還有爭議。參見呂鵬志：《靈寶六齋考》，《文史》2011年第3輯，第98—99頁；王承文：《漢晉道教儀式與古靈寶經研究》，第285—317頁。

上秘要》所引，文字略無區別，而題為《洞真靈真八道玉景隱符》。<sup>①</sup>

綜上，《變化空洞經》的仙真系統和修法，與上清經系有很深的淵源關係。本經中並沒有出現較晚的時代特徵。

## 結 語

在本文中，筆者首先提出一種猜想：陸修靜其實已經見到了《靈寶經目》中著錄的所有“已出”“未出”經典，只不過陸氏根據自己的判斷，將其中一些經典視作“偽經”而標為“未出”。如果要證成此說，就需要論證所有的“未出經”在陸修靜的時代已經問世。

根據對敦煌本《靈寶經目》著錄“未出經”的逐部分析，我們確實發現這批“未出經”的大多數並沒有學界通常認為的“顯然具有南北朝後期道教經教的特點”。當然也有一些例外。例如道藏本《太上洞玄靈寶宿命因緣明經》中的北朝色彩，《洞玄靈寶道引三光妙經》中的後期道教義學元素，似乎皆非陸修靜的時代所能有；而《衆聖難》和《藥品》可能並沒有成書。因此前述猜想還有進一步修正的必要。<sup>②</sup> 但整體上看，這些經典大多數並沒有明顯的晚出迹象。

如果反向來思考的話，我們會注意到敦煌本《靈寶經目》附有梁代宋文明法師對“元始舊經”十個篇目的簡要內容概括。如第二篇目包括《大小劫》《天地運度》三卷，全部標明未出，而宋文明稱此三卷“明運會始終也”；再如第十篇目《藥品》《芝品》《變化空洞》三卷全標未出，而宋文明稱此三卷“明治身之體用”。如果宋文明並沒有見到這些經典（一般認為在此期間只有一卷“未出經”變成“已出”），那他如何能夠歸納出其要點，且還特別符合目前見到的“未出經”內容呢？

再者，這批靈寶經的大多數確實有些特異性，例如不常見的仙真體系、“非主流”的出經緣起，甚至有些是非常明顯地抄襲、改造佛經或其他早期經典而來。如果這批“未出經”都是陸修靜身後的道士據其目錄中的經名和“已出”“未

① 分別見《無上秘要》卷 91《昇太極宮品》《昇太微宮品》，卷 94《昇紫微宮品》。

② 或許這兩部經典原本已佚，現在的道藏本並非《靈寶經目》中著錄的那部經典。也有可能今本經過了後世的刪改，已非舊貌。但由於材料所限，這樣的論證可能意義不大。

出”的情況，特意造作出來以填充目錄中的空白，那麼為何不沿着“主流”古靈寶經的脈絡延伸下去，“模仿”得更像一點，以使其更容易被認作是“真正之文”呢？

因此，在筆者看來，本文的猜想依然具有其合理性。那麼，為什麼陸修靜會將這些經典列為“未出”呢？我們再來看陸修靜在元嘉十四年(437)《靈寶經目錄》中所言：

頃者以來，經文紛互，似非相亂。或是舊目所載，或自篇章所見，新舊五十五卷，學士宗竟，鮮有甄別。余先未悉，亦是求者一人。既加尋覽，甫悟參差。或刪破上清；或採摶餘經；或造立序說；或迴換篇目，裨益句章，作其符圖；或以充舊典；或別置盟戒。文字僻左，音韻不屬，辭趣煩猥，義味淺鄙，顛倒舛錯，事無次序。考其精偽，當由為猖狂之徒，質非挺玄，本無尋真之志，而因修窺閱，假服道名，貪冒受取，不顧殃考，興造多端，招人宗崇，敢以魚目廁於隋侯之肆，輒將散礫託於和氏之門。……余少耽玄味，志愛經書，積累錙銖，冀其萬一。若信有可崇，何苟明言坐取風刀乎？慮有未悉，今條舊目已出，并仙公所授事注解，意疑者略云爾。<sup>①</sup>

陸修靜認為當時社會上流傳的元始舊經和仙公新經共有 55 卷，是一種真偽雜糅的狀態。他一開始也沒有真偽的概念，只是深入閱讀後，纔“悟”到其中有“參差”。然後他指出某些經典質量低劣，顯然是“猖狂之徒”所偽造，並非真正的“天界之文”。但他的判斷是非常個人化的，因此他最後說到：“如果一些經典確實應該被尊崇，那麼為何不明說出來，哪怕坐取風刀呢？考慮到自己還有不確定的地方，所以先將‘舊目’中確定是真正出世的經典條列出來，而那些有疑問的經典則略去不收錄。”也就是說，437 年目錄中只收錄了他所見 55 卷中被認為是真經的經典。那些“偽經”，他後來另撰有一份目錄，也就是敦煌本《靈寶經目錄》最後提到的“三十三卷偽目”。

那麼，陸修靜的“偽目”中包含哪些經典，它們是否保存了下來？我想最合

<sup>①</sup> 陸修靜：《靈寶經目錄》，《雲笈七籤》卷 4《道教經法傳授部》，第 52—53 頁。

理的解釋就是“偽目”中囊括了《靈寶經目》中的“未出經”。換句話說，陸修靜所言真偽雜糅的55卷中（到471年時或有增加），就包括他認定的“未出經”。我們能夠看到，現存的很多“未出經”非常符合陸修靜所批評的情況：刪改上清經（如《變化空洞妙經》），摘錄其他經書（如《通微內思妙經》《靈寶芝品》），偽造出經緣起（如《小劫經》），等等。如果他沒見到很多類似的經典，是很難歸納得如此全面的。而從南北朝道教的實際情況看，陸修靜的個人影響力也未必能達到讓這批“偽經”全部絕迹、一部都未能留存的地步。因此我們懷疑，法琳所謂北周《玄都觀經目》中《大小劫》以下15部“未出”經典“今經目並注云見在”，其實並不是如大淵忍爾所謂“可能是天和四年（569）間道士們匆忙寫成的”，<sup>①</sup>也不是劉屹所謂在560到570年這十年間集中造作出來的。<sup>②</sup>它們中的大多數在陸修靜時代就已經存在，而且在其身後一直流傳至今。

〔作者孫齊，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員〕

① 大淵忍爾：《論古靈寶經》，《道家文化研究》第13輯，第506頁。

② 劉屹：《六朝道教古靈寶經的歷史學研究》，第336頁。

## The Research on “the Unrevealed Scriptures” in the Category of Lingbao Canon

Sun Qi

**Abstract:** The question of the succession of the “Old Scriptures” and “New Scriptures” contained in the Dunhuang version of “*Lingbao Jingmu*” (P. 2861 + 2256) has been a topic of heated discussion in the research of early Taoism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in previous studies, scholars mainly focused on the 32 volumes of the early Lingbao scriptures recorded in this catalogue that was marked “revealed”. The other 15 volumes scriptures marked “unrevealed” has been ignored in previous discussions. The general consensus is that “revealed” Lingbao scriptures had been completed and circulated when Lu Xiujing wrote this catalogue; while “unrevealed” scriptures refer to the late Lingbao scriptures that came out one after another between Lu Xiujing and the *Wushang Biyao* in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This basic assumption is not conclusiv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Lu Xiujing’s cataloguing principles and the contents of this batch of “Unrevealed Scriptur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the “Unrevealed Scriptures” had been completed in Lu Xiujing’s time, and they are most likely to have been widely spread at that time. However, they were subjectively judged by Lu Xiujing as “apocrypha”. Incorporating “Unrevealed Scriptures” into the study of the early Lingbao scriptures may help us rethink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sequence of the Lingbao scriptures.

**Keywords:** Early Lingbao Scriptures; Old Scriptures; New Scriptures; Unrevealed Scriptures; Taoist Bibliography